寰球舞台演出中国：爱丁堡2012

Tarryn Chun习（哈佛大学）

 我在美国当地业余戏剧和百老汇作品的熏陶下长大。第一次真正的与中国戏剧接触是在我上大学文学课程时学习曹禺的《日出》。那个学期，我的论文选题郁达夫和白先勇，但是当我开始明确我的研究兴趣并逐一翻看中文话剧经典时，曹禺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蜕变》、《明朗的天》，正是这些作品塑造了一脉相传的中国现代戏剧，并且帮助我理解了中国戏剧。这个夏天，我获此殊荣观看两部作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纪念党演出《雷雨》和在爱丁堡艺穗节的利兹舞台巡演团表演的《太阳不是我们的》这两部作品既验证了也挑战了我对中国戏剧的认知。尽管截然不同，这两部作品仍然可以放在一起讨论。这样做不仅揭示了作品现场表演后迥异的路径，也体现了采用比较视角对理解21世纪国际的和跨文化演出以及观众的重要性。

 曹禺的《雷雨》毫无疑问是现代话剧的经典之作，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版本，连同其他众多的新版演出，均为标准的作品。在北京首都剧院的戏剧博物馆中的展览证明了此作品的辉煌历史，而在剧院礼品店售卖的录像也鼓励观众在自家舒适的环境氛围中反复播放选定的作品。粗略地比较了一下，2005年《雷雨》DVD的封面和2012年的现场表演封面几乎一样，这表明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作品的特征：忠实于过去的表演。家具可能修葺一新了，演员可能被新晋的明星更替，但是戏剧的设计和表演大部分都没有改变。雷声仍然在高潮时刻没有预兆的响起，四凤依然在她向母亲坦白怀孕前夸张的停顿了很久。在曹禺所有的戏剧中，尤其可能在《雷雨》中，命中注定的观念最有力地笼罩着曹禺的作品中角色的命运，而这一作品的过去生命决定它的现在和未来的表演方式使得它更加惊人的忠实于原著的命运、亏欠和继承的主题。

 如果说利兹的作品有什么不同的话，《太阳不是我们的》不仅打碎了表演曹禺作品的某种具体套路，也挣脱了贯穿曹禺全部作品的一些主题的桎梏。布景和服装都极为简洁，并且挑战将四个不同故事在一个小时中传达并没有像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似的情节剧给观众留下多少消化时间。反而，这些演员创造了生动的，情绪饱满的快照，细致地捕捉到了精选的曹禺角色和情节的细节：例如，四凤，萍和蘩漪之间令人忧心的三角恋，并未呈现乱伦和怀孕，而陈白露玩弄她的追求者于投股掌之间并未同时和小东西哀婉动人的卖淫发生。对于一些人，去除一些主要元素可能很激进甚至有些大为不敬，但是不是以夸张的自然力量——风暴、日出和原始的荒野——来隐喻希腊复仇女神三姐妹的仇恨对角色的攻击，相反，利兹的作品关注与角色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社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仍然十分忠于原著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同时，作品的重心也并不仅仅在于压抑：当陈白露倒退到她公寓窗口时，她看上去更端庄、坚定而非心烦意乱。因此，突显捆绑和束缚两个主题——直接由开场的裹脚场景和全程使用道具丝带来体现——反常地给予作品一定解放，让其恢复女性角色一定力量，注入原剧中所缺少的当代女性主义的变化。

 以上的对比分析及其对忠实和改变的关注引发了另一系列的问题。观众一定要熟悉曹禺作品的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表演传统才能欣赏《太阳不是我们的》的创新吗？一部简编的和浓缩了曹禺四部作品场景的戏剧对于完全不熟悉曹禺作品的观众会有意义吗？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个作品可以让那些熟悉了几十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指导性的表演标而准期望一种特定类型的曹禺作品表演方式的观众们理解吗？这部独特作品究竟期望什么样的观众呢？

 导演、演员和制作人员在苏格兰孔子学院举办的演出前的工作坊和演出后的研讨会上的反思揭示了这些问题在《太阳不是我们的》制作过程中非常重要。主演一直反复强调此作品在彩排阶段一直在调整，而且很可能在11月去中国时再次调整。看起来似乎更容易用这些他者的表演来勾勒出传统的界线：在利兹，英国学生为英国观众演出中国戏剧，而在上海，英国学生将会为中国观众表演他们对于曹禺作品的诠释。但是在爱丁堡，他们为众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观众表演，而且这一作品似乎再适合不过这样的定位了。例如，作品没有做任何中国特色的视觉上和听觉上的戏剧陈规加工（除了裹脚这一点外），中文名字是由演员用地道的英式口音发音的，并且选择的场景也没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指。时间限制迫使导演和演员保留最重要的场景以及与这些场景相衔接的主题——通过平滑过渡将片段以非凡的凝聚力结合在了一起。同时，通过引用和重新组合场景，这部作品将曹禺的角色放置在一个属于他们自已的阈限空间，因此，我认为它最容易被处在一个间隙的、喜庆空间内部的观众所理解。

 从一个更加理论化的角度，利兹的作品最重要的贡献可以被认为是它为跨文化表演提供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与流行的文化的双向交流不同，它里面包含了可视化，如同沙漏在一小时内将沙子漏完（正如戴书莲在她在我们演出后研讨会的跨文化表演理论总结中描述的一样）。爱丁堡的作品《太阳不是我们的》确实将中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它以独特节日文化为媒介才做到了这一点。节日的气氛笼罩在八月的爱丁堡；当形形色色的国际游客和表演者在市内泛滥成灾时，本地人却躲在家里（或者家庭旅店内）。游客可以体验三重不同感受，在早餐时观看英国素描，午餐时观看苏格兰国家剧院最新的作品，晚餐时观看澳大利亚单口喜剧，而户外的波兰麦克白--伴随着烟火、摩托车、高跷！则当做宵夜。评论家和以往参加过这个节日的人们都鼓励游客尽量随意，他们建议新手游客们在行程中留出时间观看随机表演。但是，狂欢的程度还远达不到无序的巴赫京嘉年华程度 -- 大多数表演都需要门票，不允许迟到者入场。正是这样即开放性与多样性兼顾同时又坚守特定的戏剧礼仪的节日文化与《太阳不是我们的》产生了共鸣。通过对这个节日文化、嵌入进了曹禺戏剧作品中的中国文化以及他们接受教育英国的文化成功定位，利兹的作品中的学生演员给予了我们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跨文化表演和观众模型的特殊范例。